

快樂的「索朗祭」

擇日不如撞日，撞上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索朗祭」(YOSAKOI)，純屬偶然。「索朗祭」就是索朗節，是當地的大型舞蹈節日、北海道引以為傲的文化傳統。那天我們在一個十字街口碰到了。

正值黃昏時分，街燈已經亮起。十字街口的四條街上，各以百來公尺的距離作為一個表演方陣，方陣一個接一個沿大街延伸，場面之大，別開生面。各方陣有裝着音響設備的小車，一邊行進一邊伴奏，另有記者和新聞報道車。表演分進行型和靜止型兩種，這種在大街上舉行的，屬於進行型。演出中，不少方陣的演員手持一種類似響板的樂器作道具，據說那是活動的傳統。通過表演，從各方陣中評出大獎和優秀獎。

歌曲一首又一首地播放，有一首的旋律我覺得耳熟，當中反覆出現「索朗」一詞。我使勁兒想，好一陣子才想起，那是日本民歌《拉網小調》，是北海道沿海地區的傳統民歌，反映漁民出海打魚的場景。這首歌在三十多年前的中日友好之初，很多中國人都會唱，我也會唱。

我跟着旋律哼起來，哼着哼着，當年校園裏的情節就閃現在眼前了。那時，有日語專業的同學成天把這首歌掛在嘴上，當然我們也唱，我們用漢語唱，他們用日語唱，各發各的音，但是歌詞中「索朗」二字的發音相同。有一天我碰到學日語的孫同學，我對她唱「索朗、索朗、索朗」，她聽了笑咪咪地問：「後面呢？」後面的日語唱法我哪裏會！我以哈哈作答。之後她教我日語唱，那一句的中文意思是「五尺的男子志氣高呀膽量壯，乘風破浪向海洋」。學生時代的事，現在光是想一想都愉快。



柳絮紛飛
小冰

演出隊有活潑的學生方陣、粗獷型的男子方陣、輕歌曼舞的女子方陣、男女混合方陣。舞者們穿着傳統的和服，束腰，大大的袖口，頭戴三角形高沿帽。方陣個個色彩繽紛，盡顯特色，有一組男子方陣，身穿黑衣，腿上打綁腿，是日本昭和時代的武士打扮。從服裝到化妝到舞蹈，各美其美。

舞蹈大多模仿漁民在海上作業的動作，屈膝、彎腰、撒網，豪放灑脫，大大方方，音樂時而輕鬆愉快，時而激動人心。北海道是捕魚者的天堂，那裏的海水適合許多魚類生長，北海道人擅長捕魚，以捕魚為生的人不少。

去另一條大街，我們繼續飽眼福。此時天天下起雨來，剛開始還是稀疏的小雨點兒，轉眼密集起來，接着就沙沙沙地有了響聲。我們撐開雨傘，舞者們沒法撐傘，他們淋着雨跳。一個男童方陣引起我們的注目，孩子們上身赤裸着，下面穿紅色的三角褲，濕漉漉的皮膚，在燈光下又嫩又白，很像中國工筆畫裏的男孩兒。在一曲結束另一曲尚未開始時，一些喜歡拍照的觀眾走過去，以孩子們為背景，興趣盎然地拍照。

「索朗祭」一年一次，每當節日來臨，清靜慣了的札幌市突然迎來眾多的舞者和喜氣洋洋的觀眾。各地派出的舞蹈隊高達兩三百個，舞者三四萬名，分布到市區的多個場地參演，觀眾超過兩百萬人。「索朗祭」，對於那些不願出遠門的本地人，是他們一年中最熱鬧的日子，那種感覺，好像整個國家的人都到了札幌。

千里迢迢去看的景點，未必令人動容；不期而遇的見聞，反倒觸動人心。



▲索朗祭載歌載舞

資料圖片

由「燈光詩人」想到阿庇亞

從仁棟趙志剛徵信得知，餘杭小百花越劇團舉辦了一次拜師儀式，頗為隆重。「越劇王子」趙志剛收了費鑫萍為徒，「燈光詩人」周正平則收了陸明良為弟子。舞台燈光行業怎麼也與拜師收徒這一套「徵信裏見識到周正平擁有多個頭銜，國家一級舞美設計師、中國舞美學會副會長、曾多次獲中國戲劇節優秀舞美獎或燈光設計獎……還有「燈光詩人」這一美譽。他確實有資格擔當「名師」，也就會有想當「高徒」者甘拜其門下，這是自然不過的事情。

由此，筆者想到在歐洲曾經轟動一時的阿庇亞(Adolphe Appia)，生於一八六二年，卒於一九二八年，出生瑞士、活躍於法國的舞美設計大師、戲劇理論家。活躍時期，阿庇亞的戲劇演出已是鏡框式舞台，擅用透視繪景、寫實主義的舞美風格，並不講究燈光技術，更說不上燈光創意。阿庇亞主張用燈光來表達「視覺象徵主義」，比如豎幾根立體柱頭在台上，他能用燈光營造森林的感覺。他有一句名言：「不要創造森林的幻覺，而應創造處於森林氣氛中人的幻覺」。



姚榮銓口述
姚姚筆錄
如是我見

他無疑是舞美家中開拓燈光特殊功能的功臣，由他用燈光創造出耳目一新的舞台氛圍，對於戲劇演藝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再說「燈光詩人」收徒這件新鮮事，筆者發現舞美中的燈光設計人才輩出，去年十月二十六日「世界燈光設計師大會」在北京舉辦，由中國舞台美術協會主辦，吸引了許多國際同行前來，圍繞着「燈光——世界語境下的視界語匯」主題，國內外燈光設計界精英、行業龍頭企業齊聚一堂，相互交流，互相對話。我國老中青代表金長烈、邢辛、胡耀輝、王琦齊上陣，與來自美國的托尼獎得獎者燈光師唐納德·侯德，參與二〇〇四年雅典奧運會開幕式希臘設計師埃萊塞莉亞、黛珂等研討，不只漫談舞台劇燈光設計，還涉及大型活動的燈光表達、景觀亮化戲劇化乃至智能化燈具與演出藝術融合等等，把舞美燈光設計領域拓而寬之。

這又讓筆者想到上海外灘的「燈光秀」的與時俱進，日益豐富，發展至今如此光彩奪目、美不勝收，少不了舞美燈光師貢獻創意和持續創新吧。



人與事
高秋福

佩雷斯在自傳中着墨最多的另一重大安全事件，是恩德培營救人質行動。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法國航空公司139號航班從以色列機場起飛返回巴黎，途中遭劫持。飛機上有二百五十多名乘客，其中一百零五名是猶太人。

被劫持的飛機掉頭向南飛，降落在烏干達的恩德培國際機場。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的佩雷斯得悉，當即召集會議商討解決辦法。多數人主張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他表示贊同，旋即轉請烏干達政府從中斡旋。但是，烏方告，劫機者大多是仇恨以色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成員。他們答應即釋放非猶太人質，而釋放猶太人質，則需要以色列首先釋放其關押的四十多名陣線成員。聞此，佩雷斯認為「和平解決」實不可能，必須採取武裝行動。於是，他當即從以色列國防軍和特工組織摩薩德挑選一百多人組建起一支精幹的突擊隊。



HK 人與事
朱昌文

我對奶茶情有獨鍾，過去幾十年來，習慣了幾乎每天早上與下午都要「嘆」一杯香濃奶茶，才會精神抖擻，工作有勁，如某天因事沒喝，會感到悵然若有所失。奶茶對我來說，可說是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享受。

那天路經灣仔春園街，看到一家門面並不寬闊的食肆，抬頭看到它的招牌上三個草書體大字：「我杯茶」，下面有一行小字：「港式奶茶鴛鴦專門店」，有別於一般茶餐廳或「冰室」的名稱。我馬上記起不止一位朋友推介過，這是一家主打正宗港式「絲襪奶茶」的店，由當曾立法會議員的金融界老行尊馮志堅夥同一群年輕朋友投資開設。從朋友口中知悉，交遊廣闊人稱「堅哥」的馮志堅，現任金銀業貿易場永遠名譽會長，他在金融界打滾了幾十年之後，於二〇〇三年從中銀國際行政總監的職位上退休，但他一直退而不休，兩年前已屆六十九歲的他，仍有雄心壯志，跨界轉戰餐飲業，創辦一家推廣港式美食的公司，矢志在香港和熱門投資地粵港澳大灣區大展鴻圖，計劃開設多家專門店，要把被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港式奶茶發揚光大。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請熟稔的馮志堅胞妹馮雲女士邀約她的兄長撥冗接受我的專訪，獲他答應，日前到灣仔「我杯茶」與他晤面。踏進店門，首先看到掛在牆壁上的一幅醒目書法題字：「弘揚香港美食文化，傳承港人創業情懷」，大概這就是該店的經營宗旨。店堂的面積不大，大概只有四五百呎，但裝修陳設尚算雅緻。馮志堅兄妹熱情招呼，彼此坐下寒暄一番後，我叫了一杯頗負盛名的港式奶茶。馮志堅則叫了一杯「鴛鴦」，即奶茶滿咖啡。我呷了一啖香氣撲鼻的熱奶茶，味蕾感到香濃純滑，精神不禁為之一振。而喝「鴛鴦」的馮志堅則頻頻好喝，看他精神奕奕，雙目炯炯有神，充滿活力，怎看也不像是一位年過七十的長者。

話匣子打開，「堅哥」侃侃而談，聲音洪亮，快人快語。我問他，別人到



香江憶記
過來人

今天我們享用的飲品，大多數採用膠樽、紙盒或鋁罐盛載。出售時，製造商已把容器的價值計算在零售價之內，所以人們漸漸養成用完即棄的習慣，令城市廢物不斷增加，也為保護環境敲響警鐘。

有鑒於此，部分環保人士就提出反璞歸真的構想，提出重新採用玻璃瓶裝載飲料，並且引入按瓶制度，以吸引消費者加入環保行列。事實上，有關做法並非新鮮事。早在筆者兒時，所有汽水皆以玻璃瓶裝載，購買時，零售商會加收兩毫子作按金，消費者飲用

恩德培行動

七月三日傍晚，四架飛機分別載着突擊隊員、武器裝備和幾輛汽車，飛行四千多公里，於夜半時分抵達恩德培機場。趁着漆黑的夜色，一面將停留在機場的烏干達軍用飛機炸毀，一面包圍劫機者和猶太人質所在的老航站樓。不到一個小時，劫機者全部被擊斃，在場的人質全部獲救。突擊隊員和獲救的人質立即登機，飛回以色列。這一武裝營救人質事件震動整個國際社會，有的讚揚是「世界上空前的神勇之舉」，有的則斥之為「嚴重侵犯他國主權的行為」。佩雷斯沒有理由會這一切，「唯一的感受是自豪」。他在自傳中寫道：這是世界上最大膽、最危險、航程最遠、距離敵人最近的武力營救人質行動。事情過後，他其實也有點懊惱。以往，以色列國內外輿論總是將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領導人和直接參與同阿拉伯國家作戰的將軍們謂之為「鷹派人物」。佩雷斯則被視為政治上溫和的「鴿派」。可是，自啟動迪莫納工程和恩德培行動之後，那項不受人待見的「鷹派」帽子也開始往他的頭上扣來。他不由慨嘆，慘烈的現實驅使自己不由自主發

生變化，一時間竟成為「謀求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人們的眼中釘」。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佩雷斯的職務不斷變化和擢升，交相擔任外交部長、地區合作部長、副總理和總理，關注力開始從國防轉向外交事務。除發展同美歐國家的關係之外，他特別注意改善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同巴勒斯坦方面的關係。他認為，以色列是個小國，雖在同阿拉伯國家的幾次戰爭中均取得勝利，但戰勝方並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勝利者，因為真正的勝利者最需要的是持久的和平。一九八七年，巴勒斯坦人發動大規模武裝起義，給以色列以沉重打擊。隨後，亞西爾·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國，並表示願意通過政治方式解決同以色列的爭端。時任副總理兼外長的佩雷斯對此並沒有及時作出積極回應。記得一九八九年五月我採訪他時，談及巴以關係，他仍堅持原來僵硬的「不接觸、不談判」立場。

(「西蒙·佩雷斯孜孜追夢之人生」之三，標題為編者所加)

港式奶茶夢



▲港式奶茶受歡迎

資料圖片

了他這個年紀，都會選擇享受悠閒的退休生活，含飴弄孫，過快樂的每一天，為何他仍胸懷創業大計，永不言倦？他幽默地笑着回答：「可能我屬牛，永遠閒不下來，即使病了臥床，翻起身來我仍要工作。我雖然年過七十，但健康尚好，我的心境仍然好像是四五十歲的年紀呢！」

問到馮志堅他牽頭創辦港式奶茶專門店的意念從何而來，他說，眼見時下許多年輕人都希望創業，但苦無機會，不是所有人都適宜投身網絡世界，做IT人。他認為，其實經營實體經濟的傳統行業也是一條創業路，由於投資資金不大，以中下階層顧客為對象的生意也有可為，無需一味追求高大上。幾年前，馮志堅獲悉政府醞釀將港式奶茶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他靈機一觸，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商機，於是與一群朋友商議，合資開辦專門店，運用一種新的經營方法，特聘在奶茶比賽中獲得冠軍榮譽的「茶王」主理現場泡茶，主打正宗港式絲襪奶茶和「鴛鴦」，加上幾款特色港式小食，如沙爹鮮牛肉蛋治、雙黃鴛鴦菠蘿包、黯然銷魂仙草麵、菠蘿油等，以此吸引顧客。

經過周密籌備，前年一月八日，第一家「我杯茶」港式奶茶鴛鴦專門店便在灣仔春園街開業，一大班社會名人和好友出席開幕禮，場面十分熱鬧。馮志堅為什麼選擇在春園街開業呢？原因是他的童年就在那裏度過，心中對這個地

區有一個情意結，所以雖然店租頗高，但他仍然樂意租下來，開創他「第二人生」的事業。

經過兩年的用心經營，今天「我杯茶」這個品牌已打響了名堂，生意頗為興旺，每天都售出幾百杯奶茶和「鴛鴦」。許多人慕名前去光顧，當中外賣生意佔比相當大。此外，還有五星酒店、社團、學校等邀請該公司派出「茶王」在活動場地擺檔，表演沖泡港式奶茶技藝，這項新型「到會獻技貢茶服務」頗受歡迎。

馮志堅和他的投資夥伴穩住了香港的生意之後，繼續向大有投資前景的大灣區發展。馮志堅說，去年六月，公司在深圳市羅湖區開設了第一家姊妹店，名為「嘆杯茶」。現時又籌備在佛山開設第二家「嘆杯茶」，預計可於幾個月後開業。按照計劃，公司會於今年續在大灣區多開幾家專門店。他希望未來日子將業務規模做大後，最終可將公司上市，實現他與投資夥伴們的宏願。

馮志堅看好港式絲襪奶茶的發展前景，因為它是香港幾十年來老百姓飲食文化的一個重要代表，既彰顯着香港的飲食文化，又代表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創辦「我杯茶」和「嘆杯茶」是馮志堅跨界跳躍到餐飲業的一個新嘗試。

一個新品牌的建立和成長，並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馮志堅採取穩打穩紮策略，他從體驗店開始，將品牌的內涵宣傳開去，讓更多人知道。他說：「體驗店最大的功能和作用就是讓人家了解我們的經營宗旨和理念。我們講求四個「優」：食材優選，廚藝優秀，服務優良，價格優惠。」

做好一杯港式絲襪奶茶是開始，不是馮志堅的最終追求。他自覺懷有一股使命感，希望傳播的並不僅僅只是一杯奶茶，而是蘊含在奶茶中的文化。「香港本土的文化是值得傳承的，尤其是香港的絲襪奶茶已於二〇一七年被港府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所以這不單單是一杯茶，茶只是載體，其中的歷史文化才是我們應該弘揚與傳承的。」

晤談近兩小時，聽了「堅哥」一席話，還「嘆」了一杯正宗絲襪奶茶，我要衷心說句：「獲益良多！」

閒話「減廢」

完將玻璃瓶交還之後，就會獲按金退還，當時很少人捨得將汽水瓶棄置，因為按瓶費比汽水售價更貴。筆者記得，在六十年代初期，一瓶汽水的售價只是毫半而已。

不過，自從紙盒包裝和鋁罐飲品在七十年代面世之後，開始顛覆人們的消費習慣，以往一直行之有效的按樽行為逐步被用完即棄的飲品容器所取代，但多數人未意識到原來容器的成本早已被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樣的消費模式並沒加重製造商和供應商的負擔，因為這些成本已計算在飲品的零售價之內。消費者其實每拋棄一個飲品盒和飲品罐，就等於將腰包的金錢拋到垃圾堆，假如能夠有效將這些飲品容器回收的

話，不但可減少家居廢物量，亦省卻消費者的開支。

為了加強環保，有飲品商推出飲品膠樽回收機，消費者每向回收機投入一個指定容量和附有條碼的膠樽，就會向消費者回贈兩毫，款項會退到八達通卡內，但每張八達通卡每天最多只能退還十元，即回收五十個膠樽。自去年十月推出之後，反應不俗，有關飲品商會考慮在不同地區增設更多回收機，以達至更佳回收效果。

不過，筆者認為，如要更好地減少廢物數量，飲品商在使用器皿時，可重新考慮使用玻璃瓶及恢復使用按樽的做法，相信會令減廢立竿見影。